

【中国首套长篇少年军事悬疑小说】

雪域特种战惊险刺激、火爆异常

影子鱼007有怀绝技、再现神奇

少年特种兵迷最爱的正能量原创

# 少年特种兵

SHAONIAN TEZHONGBING

张永军◎著



雪域特种战系列  
1 王牌战将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 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中国首套长篇少年军事悬疑小说

雪域特种战惊险刺激、火爆异常  
影子鱼007身怀绝技、再现神奇  
少年特种兵迷最爱的正能量原创

# 少年特种兵

SHAONIAN TEZHONGBING

张永军 著



雪域特种战系列

1 王牌战将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 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王牌战将 / 张永军著. —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6

(少年特种兵·雪域特种战系列; 1)

ISBN 978-7-5148-2279-3

I. ①王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52166 号

## WANGPAI ZHANJIANG

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策 划: 袁建国

责任编辑: 袁建国

著 者: 张永军

插 图: 高 岱

装帧设计: 九典工作室

责任印务: 杨顺利

责任校对: 杨 宏

社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

邮政编码: 100022

总 编 室: 010-57526071

传 真: 010-57526075

发 行 部: 010-57526568

网 址: [www.ccppg.cn](http://www.ccppg.cn)

电子邮箱: [zbs@ccppg.com.cn](mailto:zbs@ccppg.com.cn)

印刷: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: 7

2015 年 6 月第 1 版

2015 年 6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45 千字

印数: 12000 册

ISBN 978-7-5148-2279-3

定价: 19.8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(010-57526881)



凤凰女



花脸猪



精灵鸟



憨猪



九尾沙狐



鼠兔



可可鸭



小鱼人



影子鱼



小飞侠



# 目录 MuLu

- 1 写在前面
- 1 第一章 关于说话
- 25 第二章 莫名闹心
- 44 第三章 误会有因
- 61 第四章 会 面
- 82 第五章 战友消息
- 105 第六章 尘埃落定
- 127 第七章 参赛人选
- 152 第八章 聚齐选手
- 173 第九章 训 练
- 195 第十章 王牌战将

WANGPAI  
ZHANJIANG

王牌战将



## 写在前面

正式就任“TX 部队”副部队的张知渔面临了一种麻烦，这种麻烦也是成长中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，那就是怎么才算会“说话”的问题。

说话很简单，不是哑巴都会说话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认为谁都会“说话”。不论在普通企事业单位，还是在部队机关或军营，“说话”都是门艺术，也是门学问。比如张知渔就任“TX 部队”副队长之后，才发现自己不会“说话”。怎么“说话”“怎么不说话”“什么时候说什么话”“怎么说话才算会说话”等等和“说话”有关的问题竟都成了张知渔的困扰。而且因为“说话”问题，他还和“TX 部队”马龙部队长产生了严重的隔阂，而他俩的这种隔阂又被“有心人”利用，竟流传出了张知渔要和马龙争权夺利的是是非非，进而



我已经回到“TX 部队”，正式就任“TX 部队”副部队长有一段时间了。但我不能开心，我不开心并不是后悔回到“TX 部队”。不是这样的，这也不是可以后悔的事。因为军人是必须服从上级安排的，指派到哪儿就得到哪儿，不能有任何借口的。而且“TX 部队”是我最希望回来的部队。那么为什么我不能开心呢？这种不开心也不全是工作上的，我在“TX 部队”副部队长的位置上干得还是挺好的，至少在初期可以算是很好。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评价。而且姚怡政委和马龙部队长悄然地考察之后，也认为我干得还不坏。但我还是不能开心。而且蜘蛛已经伤愈，也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工作了。我和蜘蛛也可以时常见面了。只是蜘蛛还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恢复身体状态，这不是可以着急的，得需要耐心和时间。因此，以上种种因素都不能算是我不开心的真正原因。

那么我就直说为什么不开心吧。其一是我最近突然患上了失眠的毛病，是失眠，不是以前的那种失忆，就是失眠。以我这样的年龄和职业性质，如果正常的话，失眠是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。可是我已经连续失眠很多天了。在失眠的这些日子里，白天不论我如何使自己疲惫，可到了夜里还是会失眠的。我说的失眠也不是整夜的失眠，而是间接性的失眠和突然的惊醒。每当我睡着之后，八爪狐就会在我的梦里出现并对我笑，对我说





话。我就会一下惊醒……我不能将这种连续的“梦境”告诉蜘蛛，也不能和任何人说八爪狐总在我的梦里出现，那多难为情。我怎么可以说我总在梦里和八爪狐聊天约会呢？这是我不开心的第一点。当然这并不是我不开心的全部，关于八爪狐总出现在我梦里的事我试着去习惯和阻止，也找到了阻止的方法——不去回想，努力不去想和八爪狐有关的事。这样的效果虽然不是很好，但是可以慢慢习惯的。也就是说，在梦里八爪狐想出现就出现吧，我醒了转换一下思维还是可以接着睡的。只是还有一种麻烦，就是我不能见到蜘蛛，因为每次见到蜘蛛，当晚八爪狐准会在我的梦里出现，并对我笑着说些乱七八糟的话，我的那种阻止就会失效。但是我不能告诉蜘蛛，那就顺其自然吧。让我不能开心的第二个原因是，我时常悄然怀念特别行动组的战友，也包括已经牺牲的那些战友。然而，已经牺牲的那些战友却不会在我的梦里出现。这一点让我感到很奇怪。我倒是很希望他们在我的梦里能时常出现，对我说说他们在他们的空间里都干些什么。因为我读了许多杂书，还读过老外神秘学派的书，他们认为人死后不是消失，而是去了某个空间。当然他们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那处他们认为存在的空间。而且据他们的著作说可以证实人死只是肉体的消失，人的灵魂会去另一个空间继续生活。我不相信这些，但是我却希望那是真的。这挺奇怪，也挺矛盾的。而现实是这样的，正是我不能忘记他们，才会时常想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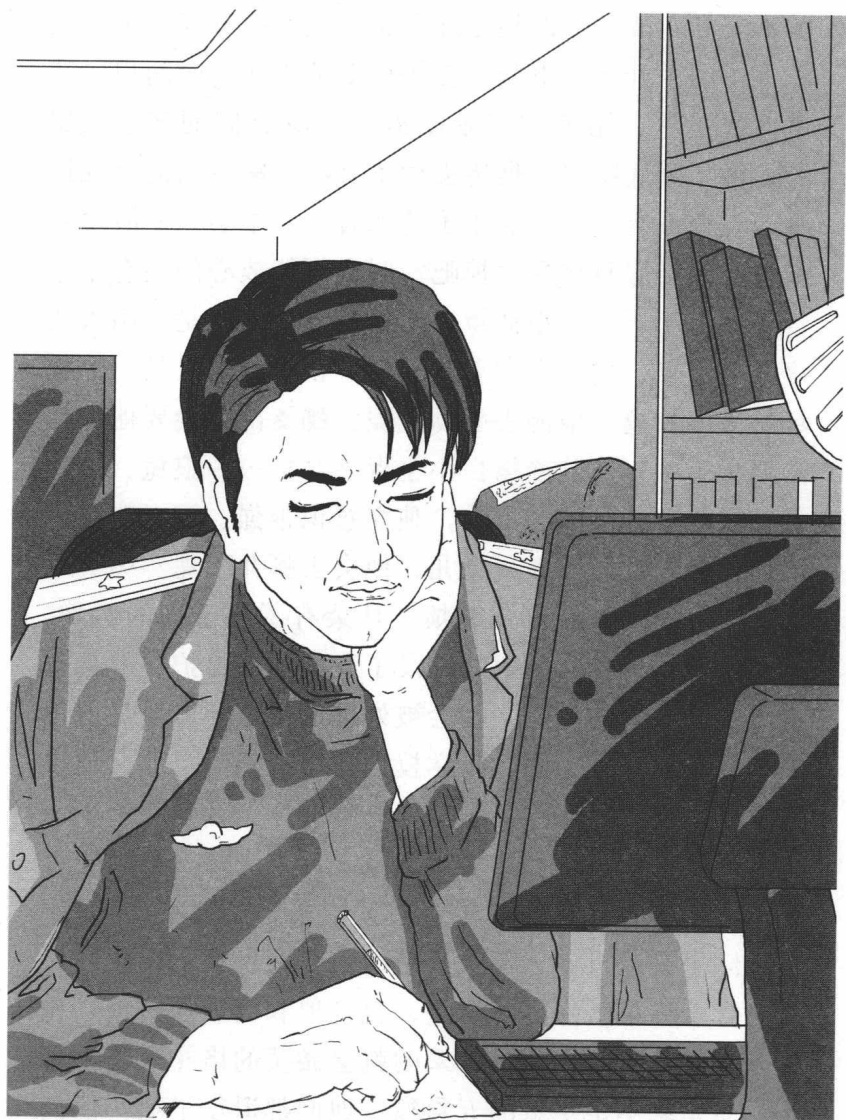


他们。看到和他们曾经相关的文字、图片我就会愣神，就会想起他们，心情就会复杂起来。另外，我离开特种兵司令部到现在，还不清楚特别行动组的队员们都分派去了哪里，只是知道特别行动组被上级解散了。解散的原因和我有关。据说……当然是小道消息，不论多么保密的部队，也会有真实性很强的小道消息存在。我听得到的关于特别行动组的小道消息是这样说的：我们的上级认为，特别行动组不能继续存在的原因，就是得防止其再次成为张知渔的私人武装。特别行动组原队员必须解散和分散，因为他们是一群具备独特思维能力和反抗精神的、会产生某种不可控“危险”的战士。这样的一大批相同特点的战士聚在一起，就增加了不可测事件的发生概率，因此必须解散……这就是原因了。但我不知道他们都去了哪里，这才是我不能开心的主要原因。我还不能公开打听他们的去向，因为“TX部队”信息室主任李岚老姐，这位军方特工性质的女军官似乎总在盯着我。这老姐表现出的对我的关心超出了正常的范围。当然我总不能表示出什么，还得装出不知道被“监视”并感谢的样子。真的，长大一点儿都不好玩儿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长大，长大才能承担更大的责任。这也是很自然的事……

我就在冬至这天上午，利用故意请假休息的时间躺在寝室的床上开始了胡思乱想。我想得有些急了，心里



的不安和对战友们的担心加重了。我就起身来到书桌边坐下，顺手开启了电脑。在等待电脑工作的时间里，我就抓起了笔，用笔在记录小本上写队员们的名字。鼠兔，做了卧底特工，据传去做了女特工精灵鸟的卧底助手，至今没有消息。这小子还活着吗？不会在梦游里暴露自己的卧底身份牺牲掉吧？叫人不能放心的还有小小青鸟，那小子是个小泥鳅，不论去了哪里也是个叫人头疼的捣蛋鬼，他将来和五彩狐生了孩子肯定又是一个极坏的小捣蛋鬼。他能去了哪里呢？哪支部队会要他那样的捣蛋鬼呢？伤脑筋啊！小小青鸟啊！……狼兔，破相的狡猾的又帅又酷的家伙，独立意识很强、不可能完全信任任何人的怪胎破玩意儿，他会去哪儿了呢？……蚂蚱，哎呀！蚂蚱有点儿麻烦，耳朵有了些毛病的蚂蚱，不再适合做特种兵的蚂蚱，没了我的悄悄保护，就会被上级发现耳朵的毛病，就会被处理退役吧？他要是退役能干什么职业呢？去聋哑学校当体育老师吗？那么他得先学会哑语啊。费劲了啊！好蚂蚱，你怎么办啊？……飞鹰和武松，飞鹰和武松意志坚定，人缘好，他俩会有个很好的接收部队的……羞羞猪，总是笑嘻嘻的坏蛋，在部队里有退役的云部队长暗中关爱着也就不需要我操心了。含羞鸟早就想好了退路，也许他和大饭桶猪兔、自称正义的化身的憨猪、笨笨的就会做菜的格斗家公主阿笨、总是拿不定主意的五彩狐，他们都退役了吧？他们的私家侦探社早就开张了吧？怎么不给我来个信汇报一





下呢？可是也很麻烦的，因为他们的投资人兼董事长鼠兔先生去做卧底特工了啊。五彩狐和公主阿笨只是临时性说了要加入他们的侦探社而已啊。还有凤凰女，她要是被退役了，她那么大的身材，那么大的饭量，不太会拐弯儿的思维，那么丑的大脸……哈哈，对了，凤凰女可以去给某个明星当贴身保镖，那就是全世界最好、最忠心的保镖啊。就是得先认识某个明星才行啊。我的战友里谁家有明星呢？还有只剩下九根手指的大胃王花脸猪，脾气不好、打呼最响的爱下象棋的暴猪，还有和鼠兔一样可以夜视的九尾沙狐，她和小渔人……她俩肯定可以留在特种兵司令部的，这不会有错。对了，我怎么最后才想起了黑龙呢？对了对了，黑龙是个“隐藏在部队里的神偷”啊，他可是个会开高科技保险箱的高手啊！他要是退役了，可以去申请专门开锁的职业，可以买辆QQ小车开着，满城市跑着为老百姓开锁，用手指就能打开锁。那样一来，他肯定会出名的，会成为开锁大王。这也挺好的。可是他不要去为恶势力开锁才是真正的好……这是我的思维在拐弯儿，居然在替队员们的出路费神。是我想到或是预感到他们的结局不会很好吗？其实我也知道，是因为我过于关切他们才想得脑袋混乱了。刚才由黑龙我想到了“偷”，我的思维一下又转到了蜘蛛身上。早先我隐隐感觉出美女蜘蛛最大的能力就是“偷”的技术，她是怎么学到“偷”的技术的呢？这个问题我在心里想了几十次了，我想不明白，也



不能直接问蜘蛛。再说，“偷”虽然是个坏词，加上“小”字就是坏人。但是好人也是可以掌握“偷”的技术的，就像福尔摩斯，像名侦探柯南，他们都是会“偷”的好人。因此不论什么样的技术，有职业和事业方面的需要就应该掌握一下，“坏”的技术由好人使用才可以更好地帮助好人……我这样想着，手里的笔却没有停下来，都写在本子上了。

我还在乱想，电脑提示来邮件了，我就将思维转移了。而在这个时候，我的房门被人敲了两下，我知道这是蜘蛛来了。门也就随着敲门声被蜘蛛推开了，我想蜘蛛肯定会问我故意请假的破事。

我就说：“我没事，不饿。我在看邮件。”

我这样说是想到蜘蛛是为什么才来的了，也是暗示蜘蛛此刻我不想谈破事。还有，我突然发现这个时间已经是过了午饭的时间了。蜘蛛在餐厅里没看到我才找过来给我送饭的，这是肯定的。

接着我就听到有东西被放到茶几上的声音……我也没回头看看，我不敢回头看，担心蜘蛛在我的脸上看出我在说谎。真的，蜘蛛有这样的能力。我也因此想过，在我所有的女战友里面，表面看上去最聪明的女兵是黄雀和精灵鸟，其实不是的。黄雀和精灵鸟的聪明是可以预见的，也是真的聪明，是很少有的聪明女兵。但是黄雀和精灵鸟的聪明还是不能和蜘蛛的聪明相比的。蜘蛛是一种不被人轻易察觉到的聪明，是不动声色的聪明，



是可以被忽略的聪明，也是可怕的聪明。这也是我在医院护理蜘蛛时通过偶然事件慢慢观察才发现的。这就要了我的老命了，我的许多思维上的溜号都会被蜘蛛在不动声色中察觉到，还会被她提前猜出我想干什么。我在她的大眼睛里几乎是透明的。这使我内心里时时感觉不自在，一旦说了谎话就会担心被蜘蛛揭穿。可是既然那么难过，那么不说谎话不就行了吗？我这样想过，也这样做过，可是那是行不通的。真的，不说假话和谎话真是行不通的。这就是我的第三个不能开心的原因，也是我故意请假为难马龙部队长的原因了。我说假如啊，假如某个部下的家属来了部队，我得去慰问一下，表示关心吧？人家家属可能会把一个很丑很丑的小女孩抱过来说：“部队长，这是我女儿，都会叫爹了。我女儿好看吧？”我怎么可以说实话呢，只能说假话：“你女儿好看，很好看，很可爱，像朵花一样好看……”总之，平时还会有许多不能说实话的场合和事件。我亲妈后爸呀，说话是种学问，说实话也是种学问，说谎话假话还是种学问，但是怎么在恰当的时候说话更是种学问，在恰当的时候说出恰当的话那是更大的学问。我当了副队长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说话，我才发现原来我“不会”说话，我才理解了怎么说话、怎么说出恰当的话才是我们长大之前必修的头一门的人生大课。比如我刚来时，马龙部队长给我写了一幅字叫我裱好挂在寝室的正面墙上，我就没当回事儿，团吧一下就扔床底下去



了。可是老马同志记得这件事，有一天问我：“知道我为什么送你幅‘天道非酬勤’的条幅书法吗？”我都忘了那幅书法条幅了，就说：“什么？书法？怎么还‘天道非酬勤’？我知道的成语是‘天道酬勤’啊。”马龙部队长哈哈笑着说：“我就知道你个小屁孩儿不懂我那奇妙的句子。我来给你讲讲为什么我将‘天道酬勤’非要写成‘天道非酬勤’不可，因为那个‘非’字很重要，那里面就有处世哲学的味道了。咱们从字面上通俗一点儿来理解什么是‘天道酬勤’，那就是要你相信，你的努力是可以被看到的，你努力到了，你的成长、你的成功也就到手了。可是这里还有另一层意思，就是我加上的‘非’字的含义了。你一直一直努力，‘天道酬勤’，你也得到了一点儿回报。那么这个阶段过后，你就不要把思维依旧放在‘天道酬勤’上了，要在‘天道酬勤’之外思考问题了。这就是在‘天道酬勤’之外要明白‘天道非酬勤’的更高一层的境界问题了，这是要用哲学的思维思考问题，使你可以得到更大的收获。明白了吧？光有‘天道酬勤’是不够的，更要思考‘天道非酬勤’的事。怎么还不明白？你到底长大了没有啊？每天早上起床就看着我的书法读三遍，要认真地边读边思考。这是命令。”我这才想起老马同志送我的那幅书法，冲口就说：“马头，你送我的那是书法吗？就那几团乱糟糟的奇形怪状的黑墨字，那也是书法？你快别丢人现眼了，我用脚都比你用手写得





好。我真不是贬低你。再说，你是部队长，练什么狗屁书法，那就是不务正业。”说完，我就哈哈大笑起来。可是老马同志的大脸立刻就变成青紫色的了。我见了就更开心了，笑得腿都软了。老马同志生气地说：“等我下次送你去陆军大学长长见识和学问。什么见识嘛，还海龟呢，乌龟吧。连草书都不知道。哼！”说完，老马同志掉头就走了。我还在笑。我觉得我没错，老马同志那字算什么草书，我没见过书法家现场写字，还没见过写对联的现场写字卖字吗？我小时候在东北就见过。老马的字就不是书法。再说，我没见过书法家现场写字，总还见过小孩子学写毛笔字吧。老马同志的草书还不如一年级小孩子写得歪歪扭扭、忽长忽短的字好看呢。当天晚上，老马同志的助理李书桐上尉来我寝室要那幅书法，我是在床底下才找出来给李书桐上尉的。李书桐上尉在走之前婉转地对我说：“张队，咱们老大被你……嘿嘿！气了，真生气了，晚饭都没吃，就坐着盯着他的书法看，发狠地看，双眼发狠，脸都是青色的。那就是被你气的。这不，这幅书法就是我的了。张队……得了张队，这说话是门艺术……嘿嘿！张队，我们都知道你和马队那是生死之交，可是那也真的不能乱说实话，实话往往会成为最伤人的话。张队，共勉吧，我走了。”我还是没当回事，说实话有错吗？不说实话才是错呢。我说：“你等会儿，回去替我告诉马头儿，他那双破爪子就不是可以写什么狗屁书法的，是拿枪的。就这么回